



Spring Global Art Tour
春季全球艺术展巡礼

A Trilogy of Thai Contemporary Art
泰国当代艺术的三部曲

The Duet of Form and Reality: A Case Study of Avigdor Arikha's Self-Portrait
形式与真实的二重奏：以阿维格多·阿利卡自画像为例

Words in the Mist:
Gender Narrative in Language, Body, and Art
雾中的词：语言、身体与艺术中的性别叙事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to AI:
Xu Bing's Unfinished Tense
从汉字到 AI：徐冰的未完成时

Early Goddess Worship in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mage
中国早期女神崇拜及其形象衍变

From Mirror Imag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Plural Perspectives



从镜像

女性艺术专辑

Women Artists' Issues

到多元视阈的重构



2025年3月刊 定价 人民币68元 港币78元

YAN XIAOJING

闫晓静
在生物协作实验中编织生态诗学

采访 & 撰文 | 祝羽捷

闫晓静，装置艺术家、雕塑家，从中国移民至加拿大的经历使她拥有独特的视角，作品以表现自然与文化交集的雕塑装置艺术而出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创作在作品中交织，语言无法翻译的内容自然地呈现在其创作中。



在实验室与美术馆的裂隙间，菌丝正悄然编织新的艺术史。它们从培养皿中蔓生，穿透人类世的技术傲慢，在科学与灵性的交壤处重塑我们对生命的想象。闫晓静，这位以灵芝为笔、以菌丝为语法的“跨界译者”，用十年时间将东方祥瑞符号淬炼成生态危机的诗性解药。她的《灵芝女孩》既是真菌在聚光灯下的生命独白，也是一场静默的革命。当全球生物艺术陷入“基因编辑”的技术与伦理搏斗时，她选择俯身倾听菌丝网络的低语，在人工控制的温室与自然生长的随机性之间，探寻第三种叙事可能。

本次访谈试图解开缠绕在菌丝体中的多重线索：从山西童年的灵芝传说到多伦多实验室的跨学科博弈，从非人类中心的首学思辨到女性艺术家的隐秘直觉。闫晓静以肉身丈量着文化基因与技术潮汐的角力场。生态艺术是否必须成为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翻译器”？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正在展墙上缓慢生长的孢子中。它们拒绝被标本化，只承诺以艺术的名义，进行一次平等的呼吸。

ARTnews 对话艺术家闫晓静

ARTnews: 《灵芝女孩》的创作需要“与自然合作”，既依赖科学实验的精准控制，又接受自然生长的随机性。这种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创作有何本质区别？您认为生物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生命本身”的介入，还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

闫晓静：在传统艺术创作中，艺术家通常追求对每个细节的绝对掌控，从构思到执行都有一整套预设方案，力求作品在完成时能够完美地呈现预先设想的视觉和概念效果。比如我的作品《灵芝》与《蝉之歌》都是这类预先计划好的。而《灵芝女孩》的创作过程则要求我与自然展开合作。在种植灵芝的过程中，我既依赖于科学实验的精准控制，也必须学会接受自然生长的不可预测性和随机性。一方面，这一创作依赖于科学实验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的精确控制；另一方面，也必须接受自然生长中不可预知的随机性和变数。这种将人工干预与自然自发性相结合的创作方式，使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生命的不确定性和独特性，也让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我认为，生物艺术的核心价值既在于直接介入“生命本身”，通过观察和引导生物体在特定条件下的生长、变化与再生，呈现出生命的脆弱、动态和韧性；同时，它也在于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打破传统艺术对自然的绝对掌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更为平等、共生的关系。这种方法不仅拓宽了艺术的表现领域，也促使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提醒人们在现代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需要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不可控性和多样性。

ARTnews: 这件作品以“女孩”命名，菌丝网络也让人联想到女性编织、联结的特质。您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创作中的隐性关联？作为女性艺术家，您的性别经验如何渗透到对“生命协作”主题的表达中？

闫晓静：在《灵芝女孩》的创作中，我特意采用“女孩”这一造

型及命名，不仅因为它直观地指向生命的成长与孕育，也因为菌丝网络的生长方式让我联想到女性的编织、联结、滋养和相互依存的特质。我确实认为，女性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艺术创作中存在着隐性的关联，而这种联系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了自然的体现。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我的性别经验使我更加敏感于养育、关怀与互助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正体现在《灵芝女孩》的创作过程中。在创作《灵芝女孩》时，我既依赖科学实验对环境条件的精准控制，也必须接受自然生长中的不可预测性，这种开放、协作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所承担的编织与联结的角色。菌丝如同女性般柔软却坚韧，它们无形中将社会中各个元素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整体。在这个作品中，菌丝体生长黏结了木屑从而塑造了女孩菌丝体雕塑，同时这个菌丝体的女孩雕塑也为灵芝的生长提供了养分。这种关系让我想到母女之间的相互滋养与成就——母亲给予孩子生命并提供营养，而孩子的成长也反哺母亲的情感世界。这种互相成就、互相给予、相互依存、彼此滋养的关系和情感联结正是我想通过作品传达的生命协作观。菌丝体和灵芝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给予与索取，而是一种彼此交织、共同发展的关系。这种结构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女性化的世界观，它强调关系性、共存性，而非线性和控制。菌丝体的生态结构与女性主义思维之间存在某种隐喻性的共鸣。菌丝网络不像树木那样以单一主干生长，而是通过分支、蔓延、渗透、相互滋养的方式扩展，与周围环境形成深层的连接。这种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结构，恰好呼应了女性主义所提倡的非线性、去权威、协作性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灵芝女孩》打破了传统雕塑的静态性，而是将作品置于一个动态的、生长中的生态系统之内，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暗含了女性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共通性。

1. 艺术家闫晓静

2. 《灵芝女孩 #10》，闫晓静，2017 年，培育的灵芝菌丝、菌丝体、木屑、木材，40cm x 45cm x 43cm





3.4.《灵芝女孩 #12》细节，闫晓静，2017年，培育的灵芝菌丝、菌丝体、木屑、木材，40cm×45cm×43cm

5.《Far from where you divided》，闫晓静，2017年，灵芝菌丝、菌丝体、木屑、木材，尺寸可变



ARTnews: 你的作品涉及生物学、材料科学和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在与科学家合作时，是否曾因学科思维差异产生冲突？例如，科学家可能追求可复现的实验结果，而艺术家更关注偶然性与美学表达。这种协作如何影响您对“创作主体性”的理解？

闫晓静: 在与科学家的合作过程中，我确实感受到学科思维上的差异。科学家通常强调可复现性、数据的精确性和因果关系，而我作为艺术家，更关注偶然性、材料的自发生长以及感知体验。科学研究追求可控的变量，而我的创作恰恰需要拥抱不确定性，让自然过程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有时会带来挑战，但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创作主体性”的问题。在科学实验中，研究者通常是一个观察者和操作者，他们设定条件、提取数据，以验证假设。而在我的创作中，我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协作者，与生物、时间、环境共同完成作品。我不能也不想完全决定菌丝的生长形态，也不能更不想控制每一次实验的最终视觉效果，这让我必须在控制与放手之间寻找平衡。在不断种植灵芝雕塑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的生长环境对最终造型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不同的二氧化碳浓度下，灵芝的形态会发生显著变化。在低浓度二氧化碳环境下，灵芝的菌盖通常更宽大平坦，而在高浓度环境下，它们则趋向于细长的鹿角型或分枝状。这一观察不仅让我深入理解了灵芝的生长机理，也让我意识到生物艺术创作中，材料本身的生命性如何超越艺术家的直接干预，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对生命过程的记录和研究，使我的创作更具实验性，同时也进一步模糊了科学实验与艺术表达之间的界限。这种跨学科合作让我意识到，创作主体性不必局限于艺术家个人的意图，它可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共创。科学的方法提供了一种进入生物过程的路径，而艺术则赋予它更广阔想象空间。当科学家和艺术家相互影响，我们可以共同发现新的可能性——科学提供逻辑和结构，艺术则释放偶然性和情感表达。因此，我的创作主体性变得更加开放，不再是单一的“我”在创作，而是一种人与自然、人

与科学、人与未知之间的持续对话。艺术不再只是表现，而是成为一个探索、引导和见证变化的过程。这种思维的转换也深刻影响了我未来的创作方向。

ARTnews: 在你看来，真菌的“去中心化智能网络”对人类社会协作模式有何启发？生物艺术能否成为推动公众理解“物种平等”的桥梁？

闫晓静: 真菌通过孢子繁殖，孢子在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养分下开始萌发，长出细小的菌丝。这些菌丝会迅速扩展，并与其他菌丝连接，形成网状结构。菌丝体不像树木那样从一个主干向外生长，而是以分散的方式蔓延，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状网络。菌丝体的生长方向是智能化的，会朝着富含有机物的区域生长，同时避开贫瘠或有毒的区域。菌丝体分泌酶，将周围的有机物如落叶、木材等分解成可吸收的养分，并把养分被运输到需要的地方。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菌丝网络甚至可以帮助不同的植物交换养分和信息，形成所谓的木联网。他们还可以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这一生长方式对人类社会、技术系统、城市规划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在传统的人类社会结构中，我们往往依赖等级制度和中心化管理。而去中心化智能网络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和创新并不一定来自中心化的控制，而可能是从分布式协作中自然涌现

的。无论是在生态系统、社会结构，还是艺术创作中，这种模式都提供了一种更灵活、更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方式。生物艺术以其跨学科、跨物种的实验性，可以成为探索这种新模式的重要媒介，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ARTnews: 你现居多伦多，作品却常以东方文化符号（如灵芝、山水）为基底。在西方语境下创作时，是否会刻意强化或弱化自身的文化身份？这种“在地性”与“全球性”的拉扯，如何影响您对“艺术家角色”的认知？

闫晓静: 其实，恰恰相反，我的创作中始终强调我自身的文化身份。大部分时候，我在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性，而不是刻意强化或削弱某一方。在多伦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里，我的艺术实践自然地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既保留了东方文化的深邃与细腻，也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我认为，文化身份并不是可以简单切割或单一展示的标志，而是一种丰富的、不断发展的经历。我的作品通过东方符号，如灵芝、山水等，表达出一种跨文化的共鸣，让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人文情怀与普遍情感。灵芝和山水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不仅仅代表了传统，更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的共通性。在中国，灵芝自古以来被视为长寿、吉祥和神秘力量的象征，而山水画则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理念。这些元素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激发共鸣。事实上，加拿大的广袤森林中也生长着灵芝，这一自然现象正好印证了大自然的普遍性与跨文化特性。无论是东方古典美学中的灵芝，还是加拿大森林中真实存在的灵芝，都在提醒我们：自然界的美丽与奥秘是超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我希望构建一座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然力量和文化共鸣。这不仅强化了我的文化身份，也为不同背景的观众提供了一种共同语

言，激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生命意义以及全球共通价值的思考。对我而言，艺术家的角色在于搭建一座桥梁，让不同文化的美学和理念相互对话，激发观众对自我身份和全球共通价值的思考。

ARTnews: 近十年生物艺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呈现差异化发展，欧美常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为技术核心，强调对人类世的技术批判（如奥隆·凯茨）；亚洲艺术家则更倾向从传统自然观出发，用菌类、植物等“低技术媒介”重构生态叙事（如你与梁绍基的蚕丝实践）作为游走于中西方之间的艺术家，您认为这种“技术路径”的分野是否反映了更深层的文化基因差异？

闫晓静: 我认为这种“技术路径”的分野不仅是方法上的差异，更深层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对自然、生命与科技关系的根本理解。在欧美的生物艺术语境中，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高新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以探讨人类在技术进步与生态危机中的角色。许多作品带有批判性和实验性，强调对人类世的反思，质疑科技对生命本质的改造，以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支配地位。这种技术驱动的艺术路径，与西方启蒙思想、科学至上主义及现代性批判密切相关，折射出西方文化对控制、干预与重塑自然的探索。相比之下，亚洲艺术家往往从传统自然观出发，选择“低技术媒介”作为材料，以顺应自然、协作共生的方式重构生态叙事。这种方法不仅承载着道家、禅宗、萨满教等东方哲学中对生命流动性和自发生长的理解，也展现了人与非人类共存的伦理观。我的灵芝雕塑实践以及梁绍基的蚕丝作品，正是这种生态思维的体现——它们强调时间的沉淀、自然过程的不可控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非主导性的关系。这种艺术路径，或许也与亚洲文化中更长远的历史观以及对自然的敬畏密切相关。作为一位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艺术家，我的实践既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强调与自然合作，也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启发，关注科学技术对生命伦理的影响。我认为，这两种技术路径并非对立，而是构成了全球生物艺术生态的互补关系。西方的技术实验为生物艺术提供了前沿的方法论，而东方的生态叙事则提供了更具哲学性的思考。它们共同拓展了人类对自然、生命以及未来世界的理解，为生物艺术创造了更加多元的可能性。

